

母亲总念叨着要回村里的老窑院去看看,5年了,这成了她最盛大的一场心事。在我,自然理解,那是她一把泥一把土捏起来的帝国,怎么可能不惦记呢。然而,我们却合着伙劝阻、拦挡,就是不肯让她回去。毕竟,老窑院是个还没有愈合的伤口。5年前,与恶症搏斗了8年之久,却终也没有逃过劫难的大哥,被大嫂、二哥和我运送回村,在窑院里办了丧事。这一切,都是瞒着母亲进行的,谁都不敢让她知道。事后,都觉着还碍瞒下去,等过上几年,她脑子不好使了,糊涂了,或许就不再追究了。谁料,母亲却常常问起大哥,那些日子,一说话就抹眼泪,这大约就是母子间的心灵感应吧。知道扛不过去,最终,我们还是如实对她讲了。

不让母亲回去,我们有诸般理由,最要紧的是,怕她回去后,睹物思人,被老窑院撞疼了伤口,像当年那样锥心刺骨地恸哭一番,而后又大病一场。毕竟,她已经82岁了,用老家人的话说是,土早掩了半截脖子,这景况,又怎禁得起大的折腾?

母亲却固执得很,总是说,总是说,那是我的家呀,你们不能老这么拦着,一眼都不让看吧?我都这个样子了,还能再活几年,非得等死了才回?近两年,“死”这个字眼,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她的话语系统里,有时我们听得厌烦了,会以为这是她打击儿女们的一件利器,其实,在她,却是风烛残年、体弱多病的一种心境。母亲的另一个理由是,窑洞里还放着她的装老衣服,必得把它们取回来。我说,不是给您新买了一套吗,取那干啥?她摇摇头,那也是新的呀,一天没穿过,怎能扔那儿不管了?拿回我冬天就穿。我自然是吃惊不小,那是装老衣服呀,您好好的,穿?她说,那又咋了,又不是别人的。我摇摇头,窑早塌了,想取也取不出来了。母亲不信。

这一次回来,听说我会多待几天,母亲马上又提起了回乡的事,说了一次我装作没听到走开了,她又站到我眼前,说第二、第三次。我有点不耐烦了,等秋凉时再说吧,这么热的天气,中了暑咋办。她也不高兴了,冬天你说会冻感冒的,让我夏天回,夏天来了,你又说怕中暑,推推靠靠的,到底引不引我回?不引,我自个儿坐车,你真当我回不去?看她那架势,这次是铁了心。

从县城到我老家凤羽村,也就二十几分钟的车程。

过了桑干河大桥,南岸绿树丛中的村庄便扑入了视野。眼下虽是雨季,可我打小就熟悉的这条河流,已软弱得像一泡牛尿,再没了六七十年代浩浩荡荡的气势了。偌大的河湾,挤满了水草,绿毯似的一直铺向了天际,其间有一群群放牧的牛羊出没。

在桑干河南岸一带,作为乡政府驻地,我们村也算个大一点的村庄了,这几年虽说走了不少人,然两条主街道上,歇凉和打牌的人仍坐了好几伙,只是,面孔都熟得不能再熟,且皱巴而苍老

了。从进了村的那刻起,母亲就眼巴巴地望向车窗外了,我知道她在找寻什么,尽可能地放慢车速,后来索性停在一伙人前,也好让她从容地打打招呼。然她仍觉着不过瘾,身子扭着,头几乎是探出了车窗外。我觉着她这样子太费力,倒不如下了车好好呱嗒上一会儿。妻会意,扶她下车,安顿她坐到了人群中,她自然是有些高兴了。

母亲和人们呱嗒时,我和妻到南头去找六叔。希望他能劝劝母亲,回院子看看可以,窑洞是千万不敢进去了。

六叔叹了口气,也是的,都塌成那样了,还进去干啥?

他过去也在我们那条巷子住,窑院早塌了。



## 陪母亲回乡

□王保忠

我们那排窑洞都是上世纪70年代砸起的,有17户人家,是村子里最长的一条巷子。那时,这里是村庄的中心地带,前一排便是供销社大院和两个门市部。90年代以来,随着村庄的逐渐南移,这里成了北头,一些户家在南头盖起新房后便搬走了。六叔和大文哥都属这种情况。如今,17户人家,搬得只剩了3户。有了新房,旧院的功用充其量也就是圈圈羊、堆堆柴草了,很少有人再当回事去照管。母亲在村时,大文哥的窑洞先就塌了,先是紧挨我们的一间开了天窗,过不了半年,一场大暴雨之后,堂屋和东窑也塌了。六叔的窑洞也是那两年坍塌的,他和大文哥的院子仅仅隔了一个门。

商量好后,我们便去三叔家。老窑院的钥匙,自从母亲离村后,一直由三娘保管着,有时她会过去照看一下。

三叔的院子,从前作为正屋的三间窑洞已推倒了,因为很快要建房,也就没有砌围墙,和村街连在了一起。站在院当中,能看到后面出村的水泥路,以及路旁那两行挺拔的白杨。路北偏左的巷子里,刚走了个人,一个还不到60岁的叫拦弟

的嫂子,鼓匠班子的吹奏声没个遮拦地刮进来,说话得大着嗓子。三叔一家现住在两间西房里,那是多年前搭的防震房。

我们进来时,母亲也刚进了三叔的院子,由三娘扶着上西房的大炕说话。

说了一会儿话,母亲催三娘找钥匙,引我们回老窑院。

一进巷子,就看到了我家那棵探出墙头的老柳树,因为再没人修理,那绿色的头发婆掌得有些乱,成了个蓬头垢面的流浪汉了。这树,其实是一根鞭杆长成的,也不知是我们兄弟谁插到墙根下的,插时无意,没想到春天里却活了,几十年,腰杆粗壮得竟然两只手臂都抱不过来,树冠呢,

老窑院才是她的家,城里那小鸽笼根本不是。现在,也就锁了5年,院子就成了这个样,都不知怎么进去了。草,铺天盖地,声势浩大,俨然成了这个帝国的主人。

母亲在门口怔了一会儿,拄着拐杖,慢慢慢慢朝着这已经荒废了的国度走去。满院的杂草中,最惹眼的是两株秀挺的蜀葵,一株站在东窑窗前,一株站在西窑窗前,此时,红的花开得是说不出的惊艳。母亲爱花,从前,她在院子的东墙根下专门辟出两个小畦子种花,种的便有这蜀葵,她把它叫作大波花,还有一种是牡丹。东西两窑的窗台上也养着好几盆花,每到夏天,窗前便是花团锦簇了。她搬走后,这花便枯了,那凭空钻出的两株,大概是散落在地上的种子被风传播过来的吧。明年,这落寞的院子,是不是会钻出一大片艳红的蜀葵,这就不得而知了,即便钻出来,又有谁欣赏呢。

三娘立在窑门前开锁,却半天鼓捣不开。六叔挤到前面,试了半天也不行,问是不是撬了它。我说窑洞也塌了,锁不锁一个样了,六叔便出去借工具。我看了看,不仅仅是东窑,堂屋和西窑都塌了。东窑塌得最厉害,窗棂上的绿漆仍很新鲜,窗户纸却破了,下面几孔玻璃被泥水糊了个严实,只能从破了的窗户看到隆起的土堆和陷进来的天光。大文嫂说,可能是我家窑塌了,连累了你们。她家旧院在我家东侧,这个因素,我想自然不能排除,可也不全是,没了人气,甭说几间土窑,不是连偌大的江山也会垮掉吗?

六叔回来后,几下用钳子将门撬开了。一看,窑顶塌出一个大窟窿,一仰头能看到窑头上的草和裂出伤口的蓝天。当地堆了一大堆土,几乎将东西两窑的入口塞住了。窑门开了后,母亲谁的劝也听不进去了,坚持着要进到里面,我们吓唬她窑顶塌下咋办,她反安慰我们,好几天没下雨,能塌了吗?我们说东西我们去拿吧,她说你们根本不知道放在哪儿。她拨开我们的手,倔倔地进了堂屋,我们提醒她别绊倒了,她倒好,居然靠着拐杖的支撑,从土堆边绕过去了,直奔后墙那两个洋箱。我们只得跟了进去。她开洋箱时,六叔朝我使了个眼色,意思是你看住她,我去东窑把相框摘下来。

相框里有大哥的照片,这我自然知道。

然这时候,母亲也对我发了话,去,把东窑的相框拿出来。

我一听心里就着了慌。

六叔看了我一眼,从门口的土堆爬了进去,东窑几乎都塌了,当地是一个更大的隆得高高的土堆,几乎是没有下脚的地方了,然从门口还能看到那两个相框,一个砸下来反扣在了下面的桌子上,一个还挂在墙上。墙上那个,那么多照片里,最醒目的是我大哥的半身彩照,那是他在天津服役时照的,二十出头年纪,着军装,英武,帅气,嘴角挂着微笑。他就那样微笑着望着我们。六叔匆匆摘下墙上那个,又捡起桌子上那个,然

家乡有过湿地,且规模可观。远远看去,水气氤氲而葳蕤一片。喻为水生植物的天然博物馆,也不算夸张。因而,水禽和昆虫们,把它当作自己的乐园,是理所当然。其中有一种水鸟,乡人叫做——查干得格力。查干,即白色。得格力,即独腿站立者。其中,体积较小的那一种,在平日里,喜欢把一条腿弯曲于腹下,仅以一条腿立于水中,有点作秀的意思。独腿站立,是它的绝活儿。就是一流芭蕾舞演员的平衡术,也无法与之抗衡。它,就是白鹭。乡人所说的——查干得格力。

在湿地水面上,低飞着大小不等的白鹭,是常有的画面。据说它们并非同一家族成员。资料称,其中有大白鹭、中白鹭、小白鹭、雪鹭等种类。但它们有一点是相同的,那就是浑身的羽毛均属乳白色。白得干净,白得优雅,白得无可挑剔。它们飞起来轻盈如棉,一旦遇风,便可逍遥于天。因而我们编着童谣唱:“得格力,得格力,像一团絮棉,野风一起,就飞上了蓝天……”它们升空时的飞姿,美妙若仙,让童年的我们好奇也着迷。于是,就有很多形容词生于脑海。然而,大多一闪即逝,失于无形。后来学到了汉语文,初次读到杜甫《绝句》:“两个黄鹂鸣翠柳,一行白鹭上青天”。就佩服人家诗句的简约和美感。平平常常的7个字,经过人家一剪辑,就把白鹭诗意升空的美姿,自然而然地呈现在读者面前。既生动又形象,既贴切又勾人心魂。相比之下,我们只以絮棉来形容,则显得笨拙了许多。

后来,离开家乡闯荡四方,才发现,在数量和群飞的规模上,北方的鹭群,无法与南方的相比。这当然与气候条件和自然环境的优劣有关。记得有一年的仲夏,我在南昌郊野的水面上,第一次看到成千上万的野鹭在水面飞翔,我惊愕不已。它们群飞时的气势,使我想起,起伏伏推向天涯的无尽草浪。它们的姿态,那样地壮阔而优雅,仿佛与水天溶化在了一起。而它们落于枝头的画面,又如斯安静,使我顿生疑:或许,那不是鹭,而是正在含苞待放的千万朵白玉兰。

家乡的鹭群,活动范围显然没有南方的

大。它们很少离开湿地和湖面,飞到草地或山林中去。偶见落于稻田里的,也不过寥寥几十只而已。秋风一吹劲,就展翅南翔,一夜之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啊,这里只是它们稍作休憩的驿站而已。

对季节格外敏感,是家乡鹭群的一大特点。秋色一显,它们便活跃起来。在微凉的秋水里,嬉戏追逐,一改往日独立水中的静谧状态,好像服用了兴奋剂似的。腾空落水,落水腾空,呱呱地叫,也不知说一些什么,更不知那种表现,是在传达喜悦还是离忧?我觉得,因为依恋这片秋水而心生惶惑的可能性要大一些。依恋北方的辽阔与空旷,也一定是它们心中挥之不去的情结吧?

李白有诗云:“白鹭下秋水,孤飞如坠霜。心闲且未去,独立沙洲旁。”这一时节的白鹭,有些好动,也显得心神不宁。传说查干得格力是思凡的一群仙女,她们熬不过天上的寂寞,偷偷下凡回来。王母娘娘思女心切,派得秋风前来,催促她们速速启程。这些,当然只是人们的联想和推测而已。将它们的迁徙之旅编织成神话来传讲,也是一件好事。那一句“一行白鹭上青天”所描摹的的画面,的确让人联想仙女们在归途中的飘然。

一临8月末,家乡的天气便开始冷峻起来。白鹭们便成群结队地,有先有后地飞离这方湿地,飞离依依不舍的北方大野,悄然南归。于是,家乡的湿地,就显得寂静无声。不见了鹭鸟们的身影,我们也感到寂然无趣,心中少了不少的欢乐。因为,少去了它们独腿而立的点点剪影,水面也显得凄凄然、空荡荡。这时的苇丛,给人的感觉,尤其冷清而单调。

古人将此禽称之为鹭,一定有他们的道理,而且路字在上,鸟字在下,是在说明,路在空中的意思吗?我没去查过有关资料,宁愿给自己留得一份遐想空间,美好的联想,总使我的内心丰富而有情。诗歌艺术的绵延,也与抒情和联想有关。因为,凡美好事物,往往都会化作圣露,点点滴滴、无声无息,来滋养我们凡尘中这一颗疲惫的心,有一个词汇,叫做潜移默化。



## 團結湖

海岸 许征摄

## 昭苏草原上的云

□孤岛

的,而且是那么浓厚、丰腴。她悬空在天地交接的水平线上空,像一块块巨大的、变幻无常的水晶石,在光影交错中,闪烁出明暗对照的雕塑美。

她们或亲或疏地聚在一起,静静地甚至有点危险地悬浮在那里。但你却不用担心哪一天她们会突然掉下来,砸碎我们的头颅或意识里的某个念头。

不会的。云朵就是云朵。她们没有身体的重量。云朵从没有粮食、肉、酒、烟的贪欲,将自己喂养成一个大腹便便的贪官,然后落入监狱或地狱。云是天上的佳人。

“云从龙,风从虎”,昭苏草原上的云,似龙之女儿,与龙一样瞬息万变,即使最神奇的魔术也会相形见绌。

在昭苏草原这么一个海拔两三千米的高山绿地上,我们一会儿头顶阳光,一会儿却身淋大雨。“瞧,天边飘来了一朵云,一朵雨云。”当昭苏人说完这句话的时候,雨就被云朵们炸弹般抛了下来,“炸”得羊群四散、马群乱叫,人群抱头鼠窜。

可是,你还没有完全从这昏蒙中清醒过来,乌

后压低声音对我说,你去外面接着,我从窗户递出去。我匆匆出了窗洞,我们都不希望母亲看到我大哥的照片。六叔从地上的土堆下来,又爬到炕上的土堆,从前,被母亲擦得锃亮的铺炕的大红油布早被掩埋了。六叔站在土堆上,头几乎顶住了窗前还没有坍塌的窗顶。他打开窗户,将相框送出来,我在外面接了,放到了窗台上。扣在桌子上的那个,玻璃粉碎了,照片被雨水粘在了衬纸上。我一张一张往下抠照片,因为担心母亲出来,下手就急、狠,有几张因为粘得太紧,都快被我撕破了。

这些照片都是亲人的,有我爷爷奶奶的,父亲母亲的,也有我们全家每个兄弟的,那里有年代的气息,有过去生活的痕迹。若在平时,我会仔细地一张一张抚摸,轻轻拂去上面的尘土,让它们变得光亮些,然现在,我只能草草地将它们整在一起了,我担心母亲出来看到,更害怕她看到大哥的照片。

等我收拾好了放到车上时,母亲也出来了,她从堂屋倒腾出了两大包东西,其中一包便是她的装老衣。包袱皮落满了尘土,看着又脏又旧,大文嫂看着我,说不如把外面那层扔了吧。大文嫂帮我把包袱打开,里面有一块红纱巾,她用它将衣服包了起来。也难怪我母亲总惦记着,这装老衣确实好好的,丝绸的棉衣棉裤,薄而轻。母亲自是看在了眼里,怎么扔,好好的怎么扔了?

她又让六叔把窑门锁了,她盯着他锁好,似乎里面还藏着什么贵重东西。

原以为锁了门,事情就算了结了,母亲却忽然出了声,那两个相框拿上了吧?

我迟疑了一下,还是点了点头。

母亲看了我一眼,再没吭声。这会儿我才明白,她心里其实明镜似的。相框里有她大儿子的照片,这她自然知道,她只是不去点破而已。进了老窑院,大哥的影子或许就在她眼前晃荡了,可她却一个字都没提,就那么忍着,撑着。她可能也知道,必须忍着,撑着,她得为自己争口气,不能受到儿女们的责备,不能让儿子们说,不让回偏要回,看看,回去一次身体就垮了。当然,我想,她心中的疼痛,应该也减轻了,被时光之水冲淡了。时光是一切苦痛的拯救者。谁都需要她的拯救,否则,我们还怎么往前走?生活总得继续呀。

然而,母亲的脸上还是多了些黯然。

出了老窑院,三娘又把大门锁了,把我的留恋也锁了进去。

门一合上,那倒塌的窑洞就在里面了,满院的荒草就在里面了,还有那开得惊艳的蜀葵也在里面了。我们曾经的岁月都在里面了。或许,这是母亲最后一次回乡,最后一次走进我们的老窑院了。装老衣服都拿走了,她还会再回来吗?就算回来了,又往哪里住,不是都塌了吗?

在大门口,在那棵老柳树探出枝叶的土墙下,妻用手机给我拍了几张照。我知道,这或许是永远的纪念了,母亲不回来,我还能再回来吗?